

# 阿塞拜疆的政局發展：變遷與衝突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壹、前言

阿塞拜疆爲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與亞美尼亞發生爭端，而後卻陷入了長期戰爭，至今未休；不僅造成政治局勢的長久不安，並且對阿國的社會、經濟也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與難以估計的損失。

事實上，由於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所引發的問題，既盤繞糾葛著阿塞拜疆獨立前的政局，也深深影響著它獨立後的情勢發展；因此爲了對付與解決這個問題，阿國領導人一直在企圖掙脫衝突，爲自己的國家求取新生之路，同時也不斷地試著開創新的變化與機會，來結束這場陷國家於危機的漫長衝突。

本文除概略介紹阿國的地理與歷史外，並就其獨立前後政局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衝突與變遷，以及阿塞拜疆對外關係的開展分別提出說明與分析。

## 貳、地理概況與簡史

### 一、地理概況

#### (一) 位置

阿塞拜疆共和國 (Rep. of Azerbaijan) 位於外高加索東部地區，東臨裡海 (Caspian Sea)，其餘邊界則與以下各

阿塞拜疆的政局發展：變遷與衝突

國相交：北方為俄羅斯聯邦所屬之達吉斯坦共和國（Rep. of Dagestan）；西北方是格魯吉亞共和國；西鄰亞美尼亞共和國；南與伊朗接壤。

## （二）面積與人口

阿塞拜疆的面積有八萬六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約七百一十三萬三千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二左右是屬阿塞拜疆族，其他依次是：亞美尼亞、俄羅斯、列茲吉（Lezghis）、阿瓦爾（Avars）、烏克蘭、韃靼、猶太、塔累什（Talysh）、土耳其、格魯吉亞、庫德等十二個少數民族的人民。

阿國的一級行政區除有六十一個區、六十五個城市外，還包括有一個自治州與一個自治共和國。這個自治州，就是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Nagorny-Karabakh AO），它位於阿國的西南部，與亞美尼亞（Armenia）的邊界還有一段距離，其面積為四千四百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十八萬八千人，其中亞美尼亞族人民占了總居民數的百分之八十，而阿塞拜疆族只有百分之十八。至於另外一個自治共和國，是位於亞美尼亞共和國境內南部的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Nakhichevan AR），它與伊朗為鄰。

## （三）河流與山脈

阿塞拜疆境內絕大部分地區是屬於較低的盆地。境內南北各有一條河流：庫拉河（Kura R.）發源自土耳其，經格魯吉亞後，沿大高加索山脈主軸，由阿國西北入境，向東南延伸，橫貫阿塞拜疆，然後注入裡海。另一條阿拉克斯河（Araks R.），也起源於土耳其，入亞美尼亞後，向東南方折轉，沿著亞、伊邊界，經亞、阿、伊三國交界處轉向東北，進入阿塞拜疆，最後與庫拉河交匯於阿境東部。

至於大高加索山脈乃是沿著阿塞拜疆北界向東北方向伸展，最後突出裡海，成為艾普謝隆半島（Apsheiron Pen.）。在半島南側有首都巴庫（Baku），而半島西北端有蘇姆蓋特（Sumgait）。

十九世紀後半葉，在半島的岬灣處，發現蘊藏有豐富的石油，於是巴庫成為世界最大石油生產中心之一，而斯拉夫人也自此不斷向本地區移民，把這條阿塞拜疆經濟命脈中的血液輸往俄羅斯的歐洲部分、西歐以及美國等工業國家。

## （四）語文與信仰

阿塞拜疆語是南土耳其語族的一支，自一九三九年起，阿塞拜疆文字改以古斯拉夫文（塞瑞爾文）書寫；但最近幾年，阿塞拜疆民族主義意識抬頭，自一九九一年秋，開始主張與土耳其統一，在文字上也採用拉丁字母書寫，不過，推行至今，

發覺困難不小。

阿塞拜疆族多半信仰回教，百分之七十屬什葉派（Shi'ite），其他則是遜尼教派（Sunni）。由於阿國境內尚有亞美尼亞族與俄羅斯族人民居住，因此亞美尼亞使徒教派（Armenia Apostolic）與俄國東正教的教堂也不難見到。<sup>①</sup>

## 二、簡史

### （一）早期受到異族的統治

阿塞拜疆於公元前九世紀便存在著奴隸制國家，至公元前四世紀時，阿特羅佩特（Astropate）在希臘人的允許下，於自己統轄之地建一獨立國家。公元三世紀，波斯的沙沙尼（Sassanid）王朝控制本地區，直到公元六四二年，被阿拉伯人征服時，才將其名稱依阿拉伯語演變為阿塞拜疆。十一世紀中葉，突厥東來，大量移民進入阿塞拜疆與中亞，塞猶克（Seljuk）蘇丹在當時並未統一該區，而讓各個汗國自治，公元一二三六年以後的四百多年，蒙古帖木兒在外高加索時，仍保留了這些汗國。

### （二）中世紀時受到列強的爭奪與瓜分

十六世紀初，阿塞拜疆成為波斯與奧圖曼土耳其爭奪的戰場，儘管波斯人在與土耳其簽訂過康士坦丁堡條約（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後才鞏固其地位，但又很快地面臨了俄國凱撒琳二世軍隊的入侵，於是這些汗國成為俄羅斯的保護國。一八二八年，俄、波兩國發生衝突，在土庫曼恰依條約（Treaty of Turkmenchai）的簽訂下，波斯把阿拉克斯河以北割給了俄國。

### （三）成立蘇維埃政權之後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此地區成立了蘇維埃政權與巴庫公社，時經半年，由英國與土耳其軍隊所支持的民族主義分子獲得了政權，並在西部的工業城市甘賈（Gyandzha）建都。一九二〇年四月，紅軍入侵，恢復了蘇維埃政權，並於當月廿八日宣告成立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它與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共組一個外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TSFSR）。同年十二月卅日，外高加索聯邦加入蘇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該聯邦撤銷後，阿塞拜

註①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2nd ed. 1994*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td., 1994), p. 145.

疆於是成爲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sup>②</sup>

一九二〇年以後，蘇維埃政權曾殺害了阿塞拜疆的民族主義者、宗教領袖與信徒。卅年代期間，宗教迫害尤其慘烈，許多回教寺廟與祈禱會堂均難倖免。大整肅期間，連共和國內的黨政領導階層亦遭波及。

一九四五年時，蘇聯曾試圖聯合阿塞拜疆與伊朗北方的阿塞拜疆族以軍隊在伊朗成立傀儡政府，但後來在英、美兩國的反對下撤軍。

#### (四) 改革初期

戈巴契夫入主克宮後，曾提拔阿里耶夫（Geydar Aliyev）加入權力核心以對付共黨內部腐化，當時阿里耶夫是阿塞拜疆共黨第一書記。後來，因爲他在改革立場上被認爲趨向保守，所以於一九八七年十月被迫退休，自莫斯科回到家鄉納希切萬。

另一方面，雖然阿國的貿易有出超，但是該國國民平均所得極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群眾聚集巴庫街頭，控訴當局經濟管理失當與共黨領導階層特權橫行，並占領市中心列寧廣場達十日之久，最後乃遭軍隊驅散。<sup>③</sup>

### 叁、獨立前的政局

#### 一、納—卡地區衝突的背景

##### (一) 史達林的決定

據史載，卡拉巴赫地區早在公元一世紀時是屬阿爾巴尼亞王國的阿沙赫省，當地人民多爲亞美尼亞人，他們在公元三世紀，基督教傳入後開始有所信仰。至於當地阿塞拜疆人，是在公元七、八世紀，當阿拉伯人征服了阿沙赫省，才改信回教。公元十三世紀，蒙古人在征服阿沙赫之後，改名爲卡拉巴赫。

爲了爭奪卡拉巴赫，亞、阿兩族曾於一八一八年、一九〇五年、一九一八年發生過數次戰爭。其中又以一八一八至一八二〇年期間最爲悲慘，當時的納—卡地區有五分之一人口被殺，而這些人又多半是亞美尼亞族。

註② *ETU: Country Profile 1993-1994 (Azerbaijan)* (Londo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td., 1994), p. 45.  
註③ *Izvestia*, Nov. 27, 1988, p. 2.

一九二〇年，在紅軍分別進入巴庫與葉里溫（Yerevan），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後，阿塞拜疆曾同意，把卡拉巴赫納入亞美尼亞，而且俄共（布）高加索局也於翌年七月初決議，將卡拉巴赫交還給亞美尼亞，但才經過兩天，高加索局在史達林的指示下，又修正了原先的決議，並認為新的決定才是真正考慮了兩個民族的和諧，與上下卡拉巴赫區之間的經濟聯繫。同時還決定：賦予該地區較大的行政自治權，以及設其首府於舒沙（Shusha）。④不過，一般卻認為，史達林當時的考慮乃是：阿塞拜疆石油城市工人階級的革命性較強，歸劃給阿塞拜疆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與卡拉巴赫的居民。⑤一九二三年，卡拉巴赫成爲阿塞拜疆的一個自治州，正式名稱爲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

## （二）亞美尼亞人挑起事端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旬，亞美尼亞境內約有三千居民聚集首都葉里溫，呼籲政府關閉化學工廠與核電廠，當日示威，未招警方干預。翌日，訴求轉變，一千餘人表示，支持納—卡自治州的生存權利，於是在超出官方容忍範圍後，出動大批警力將人群趕散。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自治州首府斯切潘納克特（Stepanakert）出現傳單，要求把自治州劃入亞美尼亞，同時，州蘇維埃代表們開會，也通過了併入亞國的決議。但此決議隨即遭到蘇聯黨政中央的否定；儘管如此，亞美尼亞人民爲聲援在自治州內的族人，遂在首都舉行示威抗議。

## （三）阿塞拜疆族的情況與阿國人民的反對

不可否認的，亞美尼亞人善於造勢，以致一般西方的，甚至蘇聯的報導多半集中在阿國對待自治州內亞美尼亞族不公的焦點上；然在該州，阿塞拜疆族只占人口的少數，加上州領導人對於阿國存有敵意，於是，這些少數民族，在自治州內反成爲人權的受害者。他們的工作權被當局剝奪，村莊中經常缺乏食物、藥品與其他民生必需品。這些人的處境，對阿國的同胞而言，確是不容忽略。如今，卻見亞美尼亞人在進行抗議，阿國境內更是群情激憤。不久之後，阿國東部蘇姆蓋特與自治州內相繼傳出傷亡數字。⑥

註④ Ronald Grigor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93), p. 194.

註⑤ 唐元昌撰，蘇聯的民族問題及對它的幾點思考，北京，東歐中亞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五期，第十三頁。

註⑥ 唐修哲撰，蘇聯的一場民族風波，北京，瞭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八日，第廿八頁。

#### (四)蘇聯的態度與做法

二月騷亂之後，戈巴契夫一面呼籲兩國人民儘量克制，也一面派員調查，甚至還撤換了地方主要官員。三月初，蘇聯官方首次承認，在民族關係問題上犯過一定的錯誤。

自一九八九年起，蘇聯政府成立特別行政管理委員會(Speci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直接管轄該州，並強調要把它留在阿國，維持其自治地位。可是，阿塞拜疆人民卻視該項措施為侵犯阿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sup>⑦</sup>在納—卡地區，當時雖有五千名內務部隊監控，但都難以降低區域內的熱度。

### 二、「人民陣線」的興起和阿國的獨立

#### (一)共黨當局軟弱無能

在納—卡衝突後，不少阿塞拜疆人認為，莫斯科自始即站在亞美尼亞一邊，或根本存心製造兩族間的血腥仇恨，以實現「大斯拉夫主義」之目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巴庫曾發生的大規模示威與罷工，在當時只是由少數人協調後發動的，一九八九年初，阿塞拜疆才開始出現非正式的政治組織，三月間，有廿五名知識分子合成一個工作組，草擬綱領，並試圖向政府提出正式登記，名為「阿塞拜疆人民陣線」，不過，起初的申請並未成功。於是「人民陣線」便以支持「改造」為目標，並於七月間在巴庫舉行成立大會。埃爾奇別依(Abulfaz El'chibei)被選為主席。然而，當反亞美尼亞情緒高漲後，「人民陣線」的領袖們傾向採用政治鬥爭的方式，而逐漸擺脫了當初成立的宗旨：人道主義、民主、多元化、國際主義與人權等價值觀。他們爲了要獲得人民的支持，因而在納—卡問題上採取愈來愈極端的立場。<sup>⑧</sup>

等他們見到阿共當局在處理納—卡問題上過於軟弱無能時，於是決意進行反對運動。<sup>⑨</sup>該組織不僅強烈反蘇，還同時積極尋求國家的獨立。

一九八九年九月，「人民陣線」發動首次全國性罷工，阿國最高蘇維埃被迫讓步，同意公布「政治與經濟主權草案」；

註⑦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Jan. 1989, p. 36402.

註⑧ RFE/RL Research Report, May 1, 1992, p. 11.

註⑨ Ibid.

月中，議會又通過「阿塞拜疆主權基本法」，並對亞美尼亞開始實施經濟封鎖。<sup>⑩</sup>翌年元月，「人民陣線」的激進分子對共黨與政府之建築物、阿塞拜疆與伊朗邊界的檢查哨等分別進行暴力攻擊，並且連在納希切萬的共黨總部亦遭奪占，隨後甚至宣布納希切萬退出蘇聯，<sup>⑪</sup>成為敲響蘇聯解體的第一聲警鐘。

#### (二) 蘇軍造成「屠殺事件」

一九九〇年元月十九日，阿塞拜疆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蘇軍奉命進駐巴庫，雖「人民陣線」發動居民設置路障，以輕武器射擊攔阻，但終究不敵，蘇軍很快就控制巴庫市大部分地區。據官方後來統計，武力干預的結果，造成一百廿四人死亡，「人民陣線」宣稱，蘇軍的殘酷「屠殺」是阿共與蘇共「同策劃的陰謀」。<sup>⑫</sup>

#### (三) 「人民陣線」展現實力

儘管阿塞拜疆當局曾於元月底採鐵腕措施，掃蕩「人民陣線」，並逮捕一千領導人物，但是，當國會選舉於同年九月底舉行時，該組織仍贏得大多數席位。<sup>⑬</sup>翌年二月，新國會召開會議，首先通過決議，正式更改國號為阿塞拜疆共和國。<sup>⑭</sup>接著，又於月中通過另項決議，認為納—卡問題屬於共和國內政，反對蘇聯國會以任何形式討論。

#### (四) 阿塞拜疆與蘇聯的和與分

阿塞拜疆雖已通過更改國號的決議，但對戈巴契夫的「新聯盟條約」與有關是否保留蘇聯而舉行的全民公決仍表願意簽署與參加。<sup>⑮</sup>一九九一年四月下旬，穆塔利波夫(Ayaz Niyaz ogly Mutalibov)總統參加了「九加一」會談，並就簽署「條約」與穩定局勢發表「聯合聲明」，以備於八月廿日正式簽署該條約。「八、一九」流產政變時，穆氏似曾表示支持，後雖否認，但仍面臨群眾示威要求他辭職，同時還對他開出若干條件。最後，他同意了部分：辭去阿共第一書記職務，結束為

註⑩ *Pravda*, Sept. 4, 1989, p. 3.

註⑪ 明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元月廿一日，第廿八頁。

註⑫ *Izvestia*, Jan. 26, 1990, pp. 1~2.

註⑬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Oct. 1990, p. 37788.

註⑭ *Izvestia*, Feb. 6, 1991, p. 3.

註⑮ *RFE/RL Research Report*, Jan. 3, 1992, p. 48.

期一年半多的緊急狀態。八月卅日，最高蘇維埃投票，贊成「恢復阿塞拜疆獨立地位」。<sup>16</sup>

## 肆、獨立後的局勢發展

### 一、政局動盪不安的原因

#### (一) 納—卡衝突與權力鬥爭

當「人民陣線」贏得國會大選之初，雖掌握了對納—卡問題決定性的影響力，但也由於對問題的看法不同而在內部出現了派系，溫和與激進雙方日後歧見愈深，造成權力鬥爭。

一九九二年春，政局出現明顯不安，連阿國軍隊在納—卡衝突中一再失利，亦成政爭口實。當霍賈利（Khojali）遭攻占後，反對派立即要求總統下台，以示負責。在強大壓力下，穆塔利波夫只得將職務交予議會主席馬梅多夫（Yagub Mahmədov）代理。五月上旬，當另一戰略重鎮舒沙陷落敵手時，議會又決定恢復穆氏總統職權。

復職後的總統，馬上宣布實施緊急狀態法，取銷總統選舉，結果，「人民陣線」不但在議會中呼籲撤銷原先恢復穆氏職務的決定，同時還向馬梅多夫發出最後通牒，接著，便以武力攻占了包括總統府在內的重要政府建築物。穆氏因而下落不明，但國會仍舊保留他的職權，<sup>17</sup>「人民陣線」於是揮兵國會，並發動大規模反政府群眾集會。四天後，議會在選出甘巴洛夫（Iskander Gambarov）擔任過渡期總統之後，就把職權交給國民議會（Melli Mejlis），並且自行宣告解散。

#### (二) 埃爾奇別依的專制作風

一九九二年六月，阿塞拜疆首次舉行多黨制總統競選，阿國人民原本渴望新領袖能夠結束長期戰爭，故而支持埃爾奇別依當選總統。

對於納—卡問題，埃爾奇別依先前表示，要尋求外交途徑來解決；但在當選後，卻向「人民陣線」激進派屈服，並且改口：要動員全國力量向亞美尼亞發動聖戰。

在推行民主化方面，更是毫無進展。當阿、俄雙方議會代表於十月舉行圓桌會議時，阿國代表承認，埃爾奇別依在許多

<sup>16</sup> Keat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Aug. 1991, p. 38373.

<sup>17</sup>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八日，第四頁。



做法上是與民主相悖的，不過卻使國家避免了內戰。<sup>⑮</sup>

埃爾奇別依治國才半年，巴庫便曾謠傳總統遭人行刺成重傷。接著，當他在國會中爲自己穩定國家經濟提出辯護時，也承認他的政府並非清廉。儘管他一直在設法鞏固權力，可是仍舊面臨著數位政敵的挑戰。其中包括：「人民陣線」激進派領袖漢米多夫（Iskander Khanitov）；「人民陣線」溫和派首領甘巴洛夫，他同時也是平等黨（Musavat Party）的領導人；前共黨領袖、新阿塞拜疆黨（New Azerbaijan Party）領導人阿里耶夫；以及國民獨立黨（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黨魁馬梅多夫等。<sup>⑯</sup>

其次，由於阿軍失利，埃爾奇別依與國防部長賈濟耶夫（Rakhim Gaziev）之間發生直接衝突，「人民陣線」指責國防部中藏有叛逆，再加上副總理蘇列特·侯賽因諾夫（Suret Husseinov）遭人中傷，說他將藉外國勢力發動政變（這時蘇列特還在納—卡地區擔任軍事指揮官），因此，當賈濟耶夫企圖維護蘇列特時，兩人竟同遭免職。

埃爾奇別依的作風，不但爲後來蘇列特的「軍事政變」埋下定時炸彈，而且還迫使自己向阿里耶夫求援，然而當他提議，希望兩人能共享權力時，卻遭到拒絕。

### （三）「甘賈事件」

一九九三年六月初，阿國政府派軍向駐紮在甘賈的蘇列特·侯賽因諾夫總部發動突襲，對此鎮壓，蘇列特的部隊被迫實施反鎮壓，並且很快的奪占該市，進而造成「甘賈叛變事件」。當時，蘇列特並未停止行動，反率軍向巴庫前進。<sup>⑰</sup>並且還提出要求：總理與國會主席必須辭職，結果，埃爾奇別依全部答應，唯有對另外一項關於召開國會緊急會議的提議則加以拒絕。

埃爾奇別依感到事態嚴重時，又再邀請阿里耶夫，值此關頭，阿里耶夫不但回到巴庫，同時還被選爲國民議會主席。

### （四）前共黨領導人重新掌權

一九九三年六月中旬，當埃爾奇別依被安全部長告知，安全部隊將不採取任何行動以阻止蘇列特部隊進入首都時，總統本人乃倉惶逃回家鄉納希切萬。因此，阿里耶夫便以議會主席身份兼任總統。

註⑮ RFE/RL Research Report, Jan. 1, 1993, p. 21.

註⑯ The Japan Times, June 8, 1992, p. 4.

註⑰ RFE/RL Research Report, Aug. 13, 1993, pp. 26~27.

首先，他在經過談判後達成協議，讓蘇列特成爲總理。接著，他任命親信執掌安全、內務與國防等重要職務。而後，又命蘇列特當「人民陣線」官員貢巴托夫（Alikram Gumbatov）在阿、伊邊界成立「塔累什穆甘自治共和國」（Talyshe-Mugan AR）時發動攻擊。<sup>②</sup>

此外，阿里耶夫爲鞏固地位，曾在八月底進行全民公決以試探民意，十月初，他以百分之九十八·八的得票率當上總統。自去（一九九三）年底至今年元月，由於阿國的軍事行動突現轉機，因而也增加了各方對他能力的信任。同時，在數次更動了政府人事後，阿里耶夫的地位似乎又安穩了不少。

## 二、國際社會對納—卡衝突的調解

### （一）俄、哈兩國的嚐試與挫折

俄羅斯與哈薩克兩國的總統早於一九九一年時就曾表示願意調解亞、阿兩國的民族衝突。在經過多次談判，和葉爾欽與納扎爾巴耶夫承諾願作保證人的情況下，一項妥協性協議於是簽署了。不幸的是，由於一架滿載俄、阿人員的直升機在飛往自治州途中突然墜毀，阿國因此指控亞國故意擊落該機，於是阿國人民要求政府還以報復，阿國議會乃召開特別會議，無異議通過取消自治州的自治地位並予接管，<sup>③</sup>如此強硬行動，使得當初協議成爲一張廢紙。儘管蘇聯國務委員會要求阿方克制，但未獲接受。

### （二）歐安會的介入

一九九二年春，當伊朗與土耳其再度尋求停火之調解不成之後，於是俄、美、法、聯合國與歐安會等國家與國際組織遂相繼介入。<sup>④</sup>三月下旬起，歐安會組織了納—卡問題國際會議，並於明斯克召開第一次會議。儘管經歷數次會談，都因無法解決納—卡地區亞美尼亞人的地位問題而毫無進展，<sup>⑤</sup>但「明斯克工作組」仍持續其調解任務。

註② RFE/RL Research Report, Jan. 7, 1994, pp. 53-54.

註③ 同註②，p. 49.

註④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 1-7, 1975, p. 27032, 世界知識年鑑（一九八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八九一—八九二頁。

註⑤ 同註②，p. 22.

經過兩年的努力，新任「工作組」主席艾利爾森開始試圖勸服俄羅斯領袖們同意其「納—卡問題調解小組」能與歐安會的「工作組」共同協調停火工作。原來，歐安會本身並沒有軍隊可以擔任維持和平的任務，而俄羅斯則積極堅持希望歐安會能允許以俄軍為主的一千八百名獨聯體維持和平部隊可以被派入衝突地區。事實上，俄方還希望在衝突雙方所設立四十九個監督停火的哨站也由俄國軍官來領導，如此一來，歐安會等於是掛名而已。不過，在俄羅斯與歐安會所提出的「和平方案」中，阿塞拜疆總統阿里耶夫雖也考慮了俄羅斯國防部長的提案，但還是比較傾向「歐安會」的計畫，因為他認為，納—卡問題是種國際性的衝突，由歐安會來解決比較適當。<sup>25</sup>

### (三) 俄羅斯與獨聯體的努力

獨聯體與其成員國也曾試圖調解衝突，但因阿國不願見有獨聯體觀察員部署在其境內而告失敗。一九九二年二月下旬，在阿國軍隊突襲獨聯體部隊後，獨聯體乃決定自自治州撤軍。

阿里耶夫當選總統後，不但認為加入獨聯體將有助於解決衝突問題，同時也肯定俄羅斯與歐安會等國際社會在調解中的作用。於是決定透過俄國協助，一面與納—卡地區代表在俄京進行直接談判，另一方面也表示願與亞美尼亞領袖舉行高峰會議。

自去年以來，俄國藉獨聯體來積極推動調解工作。今年，俄國還聚集衝突三方與吉爾吉斯等五國議會代表與主席在比什凱克（Bishkek）商討停火工作，然後再簽署停火議定書。<sup>26</sup>

俄方代表曾提出三個必要條件與三階段解決方案，但是阿國一方面認為：亞美尼亞欲藉情勢吃緊迫使阿國接受俄方的調解計畫，另一方面則表示：（一）議定書中並未承認亞國占領阿國領土的事實；（二）阿國不願承認納—卡是衝突一方；（三）阿國根本反對以俄軍為主的獨聯體部隊派入衝突地區。經過折衝，俄、亞、納—卡三方軍事領導人在五月十七日簽署了議定書，但阿國國防部長馬梅多夫（Mamedrafi Mahmudov）在與阿里耶夫會商後回到莫斯科表示，只要納—卡的亞美尼亞族部隊撤出阿國領土，和亞美尼亞的軍隊撤出所占領的拉欽走廊（Lachin Corridor），阿國便立即簽字。<sup>27</sup>

<sup>25</sup> RFE/RL Research Report, June 10, 1994, pp. 13~17.

<sup>26</sup> 人民日報（海外報），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第六頁。

<sup>27</sup> 同註<sup>25</sup>。

## 伍、對外關係的開展

### 一、逐步改善對俄關係

阿塞拜疆原本不滿蘇聯，因此在蘇聯解體後，對俄羅斯仍懷有敵意。追究原因，可歸納以下三點：首先，當納—卡衝突發生之初，蘇聯政府未曾嚴懲亞國，於是讓阿國人民認為，莫斯科偏袒亞美尼亞；其次，當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族不斷肇事時，蘇聯政府總是低調處理或淡化掩飾，儘管官方有其顧忌，但此心態無異是更加助長亞族的氣焰；最後，當蘇軍在造成「屠殺事件」時，使得阿國人民的反蘇情緒達到了最高點。因此，這些因素也造成在蘇聯解體後，阿塞拜疆「人民陣線」仍不斷鼓吹親土（耳其）疏俄（羅斯）的泛土耳其民族意識。

穆塔利波夫在位期間，「人民陣線」並不希望與俄發展密切關係。而兩派意見就經常左右著阿國的對俄政策，使得兩國關係若即若離。當埃爾奇別依坐上總統寶座之後，即轉變了以往在「人民陣線」中激烈排俄的言論，除了不考慮與俄國建立政治聯盟外，他同意繼續維持和俄國的經濟關係。儘管他有明顯的反俄心態，卻也認識到務實外交同樣能為阿塞拜疆爭取到最大的利益。

至於阿里耶夫，因為曾經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所以與俄羅斯的關係也頗有淵源。在納—卡問題上，他認為，以政治談判方式來解決，較為文明而妥當。除了呼籲國際間的協助外，也充分肯定了俄國的作用。他曾表示，阿、俄之間，不應以獨立為藉口去破壞或切斷彼此的聯繫，而是應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與發展雙邊的關係。也因此，當他上台後，即在對俄政策上作了重大調整，並率先訪問俄羅斯，以「糾正過去國家領導人所犯的一些錯誤」。

### 二、對加入獨聯體的矛盾態度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穆塔利波夫雖受到國會的反對，但仍赴阿拉木圖（Alma-Ata）出席會議，加入獨聯體成為會員國；結果，凡他所簽署的文件，始終未能在國會中獲得批准。當月中旬，穆氏宣布接管蘇軍留在阿塞拜疆境內的所有財產與裝備，以及裡海小艦隊。一九九二年初，獨聯體成員國首腦會議曾一併成立了一個包括俄、阿兩國的委員會來解決小艦隊的問

註②

孫壯志撰，阿塞拜疆新總統——蓋·阿·阿利耶夫，北京，東歐中亞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六期，第八十七頁。

題。

埃爾奇別則堅持反對阿塞拜疆加入獨聯體，因他認為，所有加入獨聯體的國家將難以獲得真正的獨立。其實，獨聯體曾爲了希望阿國國會儘快批准穆氏所簽署的文件而發出最後通牒；另外亞國領袖也曾要求獨聯體成員國能在集體安全條約的原則下給予軍事援助對抗「外來的侵略」。前後二事，讓埃爾奇別依產生極大反感。

經過將近一年，阿里耶夫認爲，加入獨聯體，會有助於解決阿塞拜疆的國內問題，以及與其他獨聯體成員國間的互利合作。於是，阿國乃於去年九月廿一日加入了獨聯體；阿里耶夫在莫斯科時，一口氣就簽署了「阿拉木圖宣言」、「獨聯體章程」、「集體安全條約」、「經濟聯盟條約」等一系列重要文件。<sup>②</sup>

今夏，獨聯體成員國的議會大會在比什凱克舉行時，大會主席舒梅柯（Vladimir Shumeiko）表示，自五月廿日起開始配置監督停火的觀察員，而來自獨聯體的維持和平部隊也將部署在衝突地區。獨聯體決定，不再讓這兩個成員國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相互交戰下去。

雖然獨聯體的決定是善意的，可是阿國的廿多個黨派卻甘冒阿里耶夫政府鎮壓與逮捕之險，不斷地以示威反對維和部隊踏上阿塞拜疆的土地。另一方面，阿里耶夫在面臨人民與國會不小的反對聲浪時，也將對獨聯體駐軍一事有所保留。

### 三、重新調整與土、伊的鄰國關係

阿塞拜疆人對於土耳其在情感上有著既深且久的關係。早先是因爲存在相近的語言與種族因素，近些年來，由於土耳其既有屬世而不激進的回教教義，又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以及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因此，從穆塔利波夫上任起，就堅持與土耳其交往。

當阿塞拜疆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宣布總統直選時，六位候選人的政綱都曾一致表示：反對加入獨聯體，支持與土耳其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同年十一月九日，阿國正式宣布獨立時，土耳其是西方第一個承認它的國家。同時，土耳其總理還曾致函阿國總理，要他設法避免升高（納—卡衝突）緊張局勢。

在穆氏出訪土耳其時，一方面向土耳其的外交承認表示感謝，一方面則要求土國增加與阿國的貿易聯繫，同時也希望土國投資合作開發裡海石油。另外穆氏還宣布，阿塞拜疆此後將改用拉丁字母，以增加兩國的文化合作。

埃爾奇別依上台之後，更把阿、土兩國關係推前許多，土國在納—卡衝突上雖是扮演著調人，但對阿塞拜疆總是偏袒與

註② 同註①。

聲援，對於亞美尼亞往往不假辭色。由於埃爾奇別依的親土色彩，使得土耳其對於阿里耶夫始終表現排拒，阿里耶夫的共黨背景，也未嘗不是造成土國疑慮的原因。不過，土國僅止於口惠的表現，卻是幫助阿里耶夫上台的理由之一。

阿里耶夫掌權之初，土耳其雖有示好之意，願助阿國反亞，但阿里耶夫卻也有意避開土國，阿里耶夫認為，土國繼續承認埃爾奇別依為合法的元首，以及安卡拉方面拒絕接受阿里耶夫舉行全民公決的合法性與其結果，並非立場超然與公平。因此，當阿里耶夫轉向伊朗之際，又讓土耳其產生懷疑與不快。

然而，當阿里耶夫重新安排對外關係之後，也調整了與土耳其的關係，儘管眼見俄、土兩國為著納—卡衝突已到了關係敏感的時刻，但是阿里耶夫並未從中取巧，除了改進與土國的關係，並與土耳其簽署「聯合邊界議定書」，允許土國履行早先的協議，訓練阿國的軍官之外，也依舊確保俄羅斯在此地區擔負更多的責任。

另一方面，阿塞拜疆與伊朗的關係也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發展。一九八九年，伊朗霍梅尼死後，新上任的總統拉夫桑亞尼（Ali Akbar Hashemi-Rafsanjani）遂展開對莫斯科與巴庫的訪問，同時，也在蘇、伊關係架構下，與阿塞拜疆作謹慎的接觸，儘管伊朗也對阿國的民族主義可能會對其北方邊界上的阿塞拜疆族產生影響表示關切，但在蘇聯解體前兩年，雙邊高層人員的往返已簽訂了不少貿易、商務、旅行與文化的協議。

而後，由於阿國內部政局一直不穩，因而導致雙邊關係並無推進。一九九二年春，伊朗兩次介入調解衝突任務，但最後都因阿、亞兩族敵意太深而破壞了停火協議。

阿里耶夫上台，乃著手改變以往親土政策，而伊朗方面不但設置難民營收容阿國難民，同時也應阿國邀請，派遣軍人越界，保護阿拉克斯河上由兩國共管且正興建中的水壩。伊朗當局甚至也要求在兩國邊界上設立一條廿公里寬的安全地帶，對此提議，阿國表示需與俄國磋商。阿里耶夫與伊朗關係的調整，的確讓俄、土感到不安。去年十月下旬，伊朗外長訪問巴庫，雙方簽署「聯合公報」與十四項文件，其中包括兩國友好合作原則備忘錄與涉及貿易、商務、銀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協議，而後，阿國更宣布取銷兩國人民來往的簽證手續。不過，阿國外長在訪問安卡拉時，也面交土國外長一封阿里耶夫的信函，要求土國加強阿塞拜疆的國防能力。

今年元月底，巴庫宣布阿、伊雙方合組聯合商會以協助拓展貿易，同時，兩國也在談判，於阿國邊境城鎮貝拉蘇瓦（Belasvar）建一自由貿易區。依據伊朗公佈數字顯示，伊、阿貿易量已占伊朗與獨聯體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八，伊朗已成爲阿塞拜疆最大貿易伙伴。

不可否認的，伊、土兩國都企圖在獨聯體的回教共和國擴大政治影響力，但是阿里耶夫在未忽視伊朗的回教勢力時，已開始對土耳其與伊朗的關係採取了同等重視的立場。

#### 四、建立與中共的新關係

阿塞拜疆在宣布獨立後的四個多月，才有外長薩迪霍夫（Musa G. Sadykhov）與中共駐俄大使王蓋卿在巴庫簽訂「建交聯合公報」，同時雙方建立了大使級關係。<sup>30</sup>薩氏認為，雙邊的友好合作關係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當時阿國的代總統馬梅多夫也對王蓋卿表明了與中共友好的意願。<sup>31</sup>

阿里耶夫在把阿國外交政策改弦更張之後，也將它與中共的關係置於優先順序中。今年元月初，阿國新任外長侯賽因·侯賽因諾夫（Husein Huseinov）應錢其琛之邀赴北京訪問，兩人在會晤之後，曾分別代表個自政府簽署了外交議定書與旅遊相關的文件。<sup>32</sup>三月七日，阿里耶夫在中國大陸展開了為期五天的訪問行程。

阿里耶夫向江澤民表示，阿塞拜疆重視中國大陸改革的經驗，所以極願意進一步發展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合作，更何況阿國位於歐亞大陸交接處，已為相互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三月十日，在雙方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除了重申發展相互間的各项合作關係之外，阿塞拜疆政府也確認不與台灣建立官方關係。<sup>33</sup>

#### 陸、結 論

註<sup>30</sup> 人民日報，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第六頁。

註<sup>31</sup> *Daily Report: Central Eurasia*, FBIS, Apr. 8, 1992, p. 63.

註<sup>32</sup> 人民日報，一九九四年元月五日，第四頁。

註<sup>33</sup> 人民日報，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第四頁。

阿塞拜疆的政局發展：變遷與衝突

附圖：



綜上所述，阿塞拜疆的政局發展，自始即充滿衝突性與爆炸性，總結原因，納—卡地區的民族問題由當初一個國內的族際性發展成國家間的國際性，同時還跨越了蘇聯與獨聯體兩個不同的時期；以及衝突的本質是關係到民族權益時，<sup>④</sup>它所產生的衝擊力，使得阿塞拜疆幾乎長期處於危機之中。六年多的戰爭，阿塞拜疆的死亡人數超過兩萬，而難民數字更在百萬以上，如此龐大的損失與負荷，早已令阿國人民厭倦了戰爭。儘管阿里耶夫也已在設法透過談判手段來解決爭端，但是民族仇恨之火是否就如此輕易熄滅，真還是個未知數。

不容否認的，阿國已由一黨專制走向多黨制之路，然而過去這一段路確實走得相當辛苦，權力鬥爭的結果仍深深影響著目前的政權，更何況阿里耶夫是共黨頭子出身，他是否能改頭換面，促進政治與社會的多元化也很難講。目前不但有人反對他的政策，而與他競爭總統位子的人選也已經浮現檯面。在經濟方面，阿國幸有石油這份祖傳財富，至今尚可好好利用，來獨撐經濟困厄的局面，然在與外國合作開採事上，仍有不少障礙有待克服。至於民族問題方面，如果阿、亞兩國三方不能談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的話，阿塞拜疆人民想要苦盡甘來，恐怕是為時尚早。

今後，阿塞拜疆可能唯有藉助外交關係與國際社會的協助，才得以消除各種不同方面的尖銳矛盾，並從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尋獲改變命運的出路。

註④ 同註⑤，第十頁。